

34 毛泽东穿着睡衣出席陈毅追悼会

回顾共和国风雨岁月

再现毛泽东暮年人生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这一切令周恩来十分为难,他不知如何解释为好,只能用天气寒冷、场地狭小等理由反复劝阻他们前来。

1月10日中午饭后,按惯例毛泽东是要休息一会儿的。可是他裹着米色睡衣,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躺着,辗转不安。

工作人员发现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工作人员搀扶他走进书房。毛泽东坐下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心事重重。

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就一直这样意乱心烦,越加显得面色憔悴,腮边的胡须很长。

当时毛泽东手边没有日历,桌子上没放钟表,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在追悼会快要开始之前,毛泽东突然抬头询问工作人员:“现在是什么时候?”当得知是一点半钟的时候,毛泽东拍打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地站起身来。

太突然了!工作人员怔住了。毛泽东没有多作解释,一个人颤巍巍地向门外走去。

大家反应过来后,立即通知调派汽车。

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急忙拿他平时出门见客时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他换上,他却觉得耽误时间:“不要换了。”大家赶忙替他披上大衣,再给他穿制服裤子时,他还是拒绝了。

只穿着薄毛裤出门,这怎么行呢?然而毛泽东的脾气大家是知道的,他决定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再动员也无济于事。工作人员中有两位搀扶着毛泽东上车,另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周恩来的电话。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洪亮而有力地讲:“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

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他又电话告知外交部:“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搁下电话,忘记了自己身上还穿着睡衣,一边让卫士长张树迎赶紧调车,一边匆匆往外走。他要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

在汽车抵达目的地之前,周恩来才好不容易将睡衣换了下来。而毛泽东则将睡衣穿进了追悼会场。

周恩来一下车,三步并作两步,一进八宝山休息室就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了!”

神情暗淡的张茜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泪水长流。

周恩来安慰道:“张茜,你要镇静些啊!”

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

周恩来没有回答,但他明白,这是毛泽东对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人们拥簇

着来到燃着电炉的休息室里。他的悲切和疲倦显而易见地印在明显苍老、憔悴的脸上。

张茜看到了毛主席,令人心碎地惨然一笑,多时的委屈化为苦涩的泪花在眼眶里盘旋:“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也忍不住潸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宽慰和喜悦如温暖的春风从每个人心头吹过,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手臂,这肺腑之言虽然姗姗来迟,可它毕竟来了!

杜修贤此时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个别有意义的瞬间。

张茜尽力抑制悲痛,向毛泽东告白:“陈毅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眼眶红了,他深知陈毅的至情至诚。他关切地问:“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陈毅的四个孩子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深情地对孩子们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奇珍异宝聚一棺,分明是祸不是福 21

赌场发牌员别出心裁论述财富和人的关系

面对曾经数番痛失家园,二次世界大战,十次中东战争,以及巴勒斯坦人不分男女老幼前赴后继的自杀式的炸弹攻击,而始终坚忍、顽强地生存着的聪明、智慧、勤劳和勇敢的犹太民族,面对这个世界商业文化巨潮的引领者,“世界金库”钥匙的掌管者,人类财富、苦难和不幸的集大成者,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生命体验感悟到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宇宙间其实有一个定数: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所拥有的财富,本质上和他们所受的苦难一样多。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旬的一天,逊位后被赶出故宫,暂住天津张园的溥清末代皇帝溥仪,忽听到东陵祖坟慈禧墓和乾隆陵先后被盗的消息,顿时号啕大哭,悲痛欲绝,即刻安排遗臣们前往收拢被丢弃在地宫内、棺木外的尸骸,重新装殓。同时在张园搭建灵棚和祭台,一并供奉乾隆和慈禧的灵位,素服减膳,日夜烧香,朝夕跪拜。清代的遗老遗少以及皇室的成员们也纷纷聚集到张园,一同祭拜和举哀。

溥仪的哭泣原是人人可以理解的——即便是平民百姓,祖坟被人挖了,尸身被人亵渎,也是奇耻大辱,岂能不痛心疾首,悲伤万分?所以,溥仪也没忘记在灵堂前

发誓:“不为列祖列宗报仇,我就枉为爱新觉罗的后代!”

然而,且不管溥仪的仇冤竟报了没有,他当时肯定没有仔细去想过东陵为什么会被盗挖的真实原因。

殊不知,古今中外皇陵的被盗挖一如王朝的被推翻,总是财富惹的祸。皇宫里的财富堆满了,财富之水无法流到普通老百姓那里去,农民的起义和造反便指日可待了。皇陵里的财富堆满了,一代又一代的盗墓者也正因为此而被培养出来了……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是中国现存建设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和同治五位皇帝,以及慈安、慈禧等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面积达七十八平方公里。清朝统治者经过两个世纪又六十八年的搜刮,皇宫内外积蓄起无尽的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这就引动了出身于赌棍和贩毒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的军长孙殿英为解决军

饷(或者仅仅是一个借口)而生起的贪婪之心。

但东陵同样有慈安等皇后,嫔妃的陵墓,孙殿英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慈禧的陵墓率先下手呢?

首先,与东陵众后妃的陵墓相比较,位于普陀峪的慈禧陵是其中最奢华、最招摇、最突出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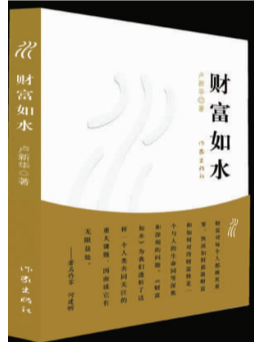
本来,按照中国历代帝王陵寝的祖制,西太后慈禧陵的选址远逊于东太后慈安陵所在的位置。这让处处希望高人一筹的慈禧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暗中一直寻找机会超越东太后。机会终于来了,东太后慈安一死,慈禧便借口自己的陵寝年久失修,下令拆除重建。她的想法是:虽然选址无法改变,却要在做工之精细,装修之豪华,建筑之精美上远远压过与之毗邻的慈安陵寝,并使之黯然失色。于是,她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世界上最名贵的木材来打造自己的万年吉地,同时还用黄金来贴饰自己的三殿。三殿完工后,名贵黄花梨木的梁架,贴金的金龙和玺彩画、雕砖扫金的内壁,刻有凤引龙追图案的玉石栏杆,贴金的蟠龙柱,透雕的凤上龙下的丹陛石……其精

美豪华,美轮美奂,不仅在明清两代皇陵中独一无二,就是在富丽堂皇的紫禁城中也不见先例……

其次,慈禧——这个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女政治家——作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人所皆知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珠宝尤其翡翠,其喜好之程度与历代帝王皇后相比,更是空前绝后。

据史载,慈禧用过的玉饰和把玩的玉器,可以装满三千个檀木木箱。满朝文武都知道她有嗜玉之癖,更纷纷进贡献宝以博得她的赏识。有一次,慈禧召见恭王,见他手上新戴了一只水盈盈的翡翠扳指,便让他摘下来瞧瞧,谁知她一见便爱不释手,恭王于是只好割爱供奉。

慈禧的头饰,都是翡翠间以珍珠镶嵌而成。她手腕上戴玉镯,手指上戴扳指,膳具亦是玉碗、玉筷、玉勺、玉盘。她所拥有的十三套玉钟,更是皇家乐队的主要乐器。同治十二年,慈禧为自己选“万年吉地”,兴建陵墓,陵址定好后,她也曾将手腕上的珍珠手串儿摘下丢进地宫,以为“镇陵之宝”。



《财富如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卢新华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

18 拿谁来练手,这是个难题

六六继《蜗居》之后直指中国式医患关系



《心术》

◆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六六

《心术》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刻画了一群努力成为好医生,而又不幸不得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轻医生形象。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中,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

二师兄见气而走,丢给我一个白眼。

我内心悲哀。一个人能够有勇气承担千夫所指,有勇气对父亲说咱治不起,有勇气面对后半生的内心煎熬,得多理智才能做到啊!

今天晚上最后一台手术不大,是一个脑积液引流手术,但这个手术吸引了手术室里满满当当的人,无他,这是我们科第一次使用德国的先进设备,仅仅一根引流管子,加了专利技术,价值三万八。

躺在床上的男病人看起来其貌不扬,从肤色和体态判断,更接近于农民,而这条管子价格并不便宜。我在好奇他的身世背景。

第二天查房的时候我发现,昨天病床上的那个病人,单独住在最高级的医院套房里,其夫人雄赳赳气昂昂,一副官太太模样,虽然说话客气周到,但语气里不容商量:“用最好的药!住最好的房!派最好的护士来!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我的爱人!钱不是问题,人命大于一切!”

过后一打听,她的老公是一名退休的官员。级别并不是特别高。

一个敢于说出人命大于一切的人,是因为他有后盾有支撑。有人为他的健康买单。

同样是劳作一辈子,有的人轻于鸿毛,有的人重于泰山。生命是不等值的。

一个念头飘然而逝,在我的脑海中只停留一秒:人在脱光的时候你是看不出身份区别的,人的区别只在穿了衣服才能被分辨。

4月12日

今天师兄扔来一张片子让我看。一个巨大的良性肿瘤,在脑后深处。他说,我给你看看什么叫庸医害人。亏得这个瘤子是良性的,要是恶性的,这个病人早死了。

这个病人被当地医院诊断出肿瘤后,当地医院建议她不开刀,用光子刀治疗。医生说这台设备非常先进,治疗费用比手术也便宜。病人看了一年,花了三万左右,没有解决问题,来到我

们医院。

我问师兄:“你怎么跟病人谈的?”

大师兄说:“我没跟她说,就让她来住院。我不能告诉她,她现在的状况恶劣是医生造成的。”

我也很无奈。很多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绝症,都是医生的判断失误造成。病人会觉得医生无良,为赚钱而拖延她的治疗。可我知道,绝大多数医生是水平不够。这是个死结。一个二级甚至三级市如果不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他们的神外这个专业或者说许多科室就拱手放弃了。如果不放弃,你就得有决心花大价钱投入。投入了设备以后,就要用起来。很多病例的判断超出他们的水平,他们见得少,不知道什么病可以用这个仪器,什么病用不了,只能在实践中慢慢摸索。

而这个实践,就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人的生命只有一条,拿谁的来练手,这是个难题。

主任的至理名言:每一个名

医的身后都背负着几条人命。

现在肯被背负的人命越来越少了,所以名医大约也会越来越少。

早上我去查房,41病床的病人不许我碰她,拒绝跟我讲话。因为她要组长亲自来检查。我跟她解释,组长不负责病房,病房由我负责,术后的愈合是我的责任,她一脸不信任的表情,对我开出的每一剂药都要质疑。

如果每个病人都这样,医生这个职业,在我们这里要断层了。组长们退休过世后,再无人能看病。

如果所有的病人都只在我们医院看病,神外这个专业在其他城市就要断层了。

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我不知道平衡点在哪里。

昨天收治的病人脖子后面长了个瘡子,他去当地医院看病,医院当皮肤病看,从绿豆大长到拇指大长到乒乓球大。到我们院的时候已经有桃子大小了,一诊断是癌症晚期。如果他第一时间就到这里,也许现在生活一切如常了。

TO BE OR NOT TO BE 的抉择。

对我这样的小医生,无解。